

民国华侨经济与人口数据辑录研究

——基于《东方杂志》的史料整理

薛琪薪

(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 上海 静安 200070)

摘要 民国时期, 出于对海外华侨问题的关心, 一些研究者整理或评估各地的文书档案, 形成了关于海外华侨经济事业、工商人口、劳工数量等方面的研究文章或数据集合, 并公开刊出。通过检阅当时最大的综合性期刊《东方杂志》45 年间的全部文章, 梳理出涉及华侨经济数据的文献 9 篇, 涉及华侨人口数据的文献 16 篇。这些资料, 有助于我们认识民国华侨的经济状况和行业分布、人口结构与地域分布, 可与官方的经济与人口统计数据相互印证, 加深我们对于华侨经济与人口史料的理解。

关键词 民国文献 华侨经济 华侨人口 东方杂志

DOI:10.13514/j.cnki.cn14-1186/k.2024.06.005

民国时期, 西方文化思想纷纷传入, 不断引起学界的反思和回应, 经济研究和人口研究成为学界的关注热点之一。对于“人满之患”的论争, 开启了中国人口思想界的第一次研究热潮^{[1] (P127-136)}。在这次研究热潮中, 海外华侨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 相关研究成果已有部分学者进行了整理和归纳。如孙沐寒整理了 1868—1949 年间出版的人口研究的文章与著作, 其中包括了少量对华侨人口的研究^{[2] (P66-68)}。王皓分类梳理了民国学界的人口研究成果, 涉及了国内人口统计和世界人口研究, 以及华侨人口迁移历史的部分文章^{[3] (P24-26)}。但是, 这些研究只是罗列了一些有关华侨人口研究的文章, 简要介绍了主要内容, 没有展开具体的分析。虽然已有文章探讨了《东方杂志》刊载的民国学界对于国际移民和海外中国移民的研究成果^{[4] (P35-45)}, 但考察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 可以发现对于民国学界开展的华侨人口与经济统计数据的研究非常少见。基于数据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基础性作用, 虽然民国学界发布的这些华侨人口数据与经济数据不少来自估算, 以及转引自第三方资料, 但予以专门整理, 仍然有助于补缺史料, 为华侨经济与人口研究提供进一步的支撑。

作者简介: 薛琪薪 (1986—), 男, 四川达州人, 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人口学博士, 研究方向为人口史与国际人才。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大陆海外新移民回流的动态决策机制研究”(17CRK020) 阶段性研究成果。

[1] 顾鉴塘. 民国时期人口研究探微[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 (6).

[2] 孙沐寒. 中国近代人口史料编目(1) [J]. 南方人口, 1992 (3).

[3] 王皓. 民国时期中国学界的人口研究[D]. 山西大学, 2011.

[4] 薛琪薪. 民国学界对于国际移民和国内移民的研究——以《东方杂志》刊载的文章为考察中心[J]. 江汉学术, 2019 (6).

目前来看,民国时期的人口数据,一般来源于政府统计资料和地方志等,但个别综合性杂志也设置了不少专栏,刊登这方面的统计数据,《东方杂志》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东方杂志》创刊于1904年,持续出版45年,既以较高的学术性赢得了学界的青睐,又以极强的时代性反映了历史变迁,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影响巨大的综合性杂志^[1](P10-19)]。在华侨经济数据方面,有《华商大概情形》《华侨之商务》等栏目。在华侨人口数据方面,有《华侨人口》《侨民商业志要》《华侨调查纪》《旅外华侨统计》等栏目。通过梳理《东方杂志》的相关栏目,发现其发布的华侨经济数据9则,华侨人口数据16则,以下分类叙述之。

一、华侨经济事业数据

民国时期,华侨经济事业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他们在当地的工业、交通、金融等多个领域进行了广泛的投资,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同时,广大海外华侨将他们积累的资产广泛投资于国内,体现了他们“振兴中华”的爱国之情,也增强了华侨与祖国的经济联系和文化认同。

(一) 南洋地区的华侨经济事业

对于各地华侨的经济事业发展情况,相关统计资料不断汇集,并定期以专题形式刊载出来。由于南洋地区的华侨人口最多,并且经济事业发展得也相对成熟,所以这一方面的数据也积累较多。如1917年的《南洋华侨经济上之势力》指出,“南洋华侨每年汇款回国50万元左右。著名商号如下:爪哇健源号,资产4000万盾;新加坡陆裕,资产3000万美金;苏门德刺张鸿南,资产3000万盾。”^[2](P5197-5198)]华侨经济事业中已经涌现出一些大型知名企业,如爪哇岛的健源号、新加坡的陆裕、苏门答腊的张鸿南等。华侨经济实力的提升,为之后支援祖国抗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年发布的《非立宾之华侨》一文分析了菲律宾华侨的经济情况,指出,“非立宾华侨商人多工人少,大商多小商少,流品整齐,智识较高。华商业占全岛70%,种类以进出口业为大宗。营业税之出自华人者占65%。家产达千万元以上者十余人,百万者数十人。每年汇款回国不低于1000万元。”^[3](P162-163)]可以发现,菲律宾的华侨经济事业发展较快,华侨以大商人为主,通过节俭尽职的不懈奋斗,他们已经逐渐占据当地经济生活的中上游。

到了1918年,南洋华侨每年汇回祖国的侨汇已经达到5000多万元,是上一年的统计数据的100倍。此外,南洋华侨还开设了不少华商银行,其中较有名的“新加坡有四海通银行,资本金200万元,系汕头人所经营;华商银行,资本金400万元,系厦门人所经营;广益银行,资本金200万元,系广东人所经营。马来半岛有新广益银行,资本金100万元,系广东人所经营。斯马多

[1]薛琪薪,吴瑞君.民国学界对于海外中国移民的研究——基于《东方杂志》刊载文章的考察[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1).

[2]佚名.南洋华侨经济上之势力[J].东方杂志,1917(5).

[3]佚名.非立宾之华侨[J].东方杂志,1917(5).

拉岛有中华有限公司，资本金 100 万元，系福建人所经营。爪哇有黄仲涵银行，系建源号所经营，放款四百万盾”^[1](P163-165)。这些银行为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南洋华侨还与国内各港口城市开展了密集的进出口贸易，“厦门、三都澳、福州三港每年输出额 1400 万两，而输入额 3000 万两以上。广东汕头每年输出 1600 万两，而输入 4000 万两”^[1](P163-165)。在与国内的进出口贸易方面，华侨工商业企业为国内贡献了大量的贸易顺差。据统计，“1928 年，250.6（百万元），占国际总收入 11.23%，入超货值 231.6（百万元）；1929 年，280.7（百万元），占国际总收入 11.89%，入超货值 260.9（百万元）；1930 年，316.3（百万元），占国际总收入 13.09%，入超货值 488.1（百万元）；1931 年，231.0（百万元），占国际总收入 13.59%，入超货值 374.634（百万元）；1933 年，240.0（百万元），占国际总收入 13.66%，入超货值 942.0（百万元）；1934 年，250.0（百万元），占国际总收入 16.48%，入超货值 414.2（百万元）。”^[2](P41-52) 总体来说，南洋华侨与国内城市开展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呈现螺旋形上升的趋势，为国内带来了紧缺的橡胶、白糖、石油等物资，同时将国内的粮食、瓷器、丝绸、桐油等产品出口到海外，为国内贡献了宝贵的贸易顺差和外汇。

对于南洋地区参与经济事业的华侨人口，部分记载也有涉及，如有记录显示，“缅甸华侨人口约 20 万人，其中从事商业约 10 万人，从事工业约 9 万人”^[3](P209-211)。对于华侨失业人口，记载显示，“越南印度共 6000 余人，其中越南 1327 人；荷属邦加岛 500 人；巨港 130 人”^[4](P114)。

总结以上材料可以发现，南洋华侨经济事业有以下特点：一是经济实力有显著提升，南洋部分华侨已经积累庞大资产，建立健源号、陆裕、张鸿南等知名企业。他们通过经营进出口业、开设银行等多种方式，逐渐占据了当地经济生活的中上游。二是华侨银行兴起，侨汇成为国内的重要经济来源。南洋华侨开设了多家华商银行，如四海通银行、华商银行、广益银行等，为当地和国内经济发展提供了金融支持。南洋华侨每年向国内汇款数额巨大，如 1918 年达到 5000 多万元，是上一年的 100 倍，显示出侨汇对国内经济的重要支持作用。三是华侨经济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华侨经济的发展受到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政治动荡、经济波动、种族歧视等因素都可能导致华侨经济的不稳定性。部分华侨面临失业问题，反映了当时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与不稳定。

（二）其他地区的华侨经济事业

华商和华工是开创华侨经济事业最具活力的人群。在亚洲地区，华侨商人的来源地较为多元，如“日本华商以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四省之人占多数。朝鲜华商以直隶山东两省人占多数。海参崴华侨经营工商业者约 4 万人，以直隶山东两省人为主”。由于福建和广东两省对外移民的历史久远，

[1] 佚名. 南洋华侨与金融机关[J]. 东方杂志, 1918(12).

[2] 梁登高. 华侨经济的衰落及救济对策的商榷[J]. 东方杂志, 1936(9).

[3] 佚名. 外洋各埠华商之近况[J]. 东方杂志, 1919(5).

[4] 佚名. 我国侨外华工的失业统计[J]. 东方杂志, 1935(20).

所以在海外华侨人口中占有较大比例。长三角的江苏、浙江两省，以及华北的山东、直隶两省则属于后起之秀，成为华侨新移民的重要来源地。部分研究还记载了华侨失业人口情况，如“日本者数百人，其中东京 150 人，名古屋 60 人；朝鲜 3770 人；印度孟买 130 人”^{[1] (P114)}。

在欧美各地，华商华工也逐渐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群体。如 1906 年有观察者在《美国华商大概情形》中指出，旧金山一个城市就有约 8 万华侨从事洗衣业^{[2] (P83-85)}。1919 年时，“旧金山华侨经营工商业者在 2 万人以上，美属檀香山华侨经营工商业者 1 万余人”^{[3] (P209-211)}。秘鲁的华侨人口也不断增加，1909 年统计每年新到秘鲁约 3 万人，大多从事商业，“销售额每年约 10 多万元。华商运往秘鲁之泰国越南白米，前年销至 100 多万元”^{[4] (P74-75)}。对俄国华商的观察发现，仅海参崴一地的华商贸易额每年就达到 1000 多万^{[5] (P282-285)}。华侨商人在各地开设商会，团结起来应对在异国他乡面临的各种挑战。

此外，还有报告关注了海外的失业华侨华工。如 1935 年《我国侨外华工的失业统计》引用了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的统计数据，指出全世界华工失业者共计 29111 人，“其中美国失业华工 13000 人，含纽约 12000 人，旧金山 1000 人；加拿大 5000 人”^{[1] (P114)}。可以发现，失业华工主要集中在北美洲的美国和加拿大，其他地区相对较少。为何这一比例与华侨人口主要分布在南洋地区的印象不符呢？应该是美国和加拿大的政局比较稳定，政府执行力强，移民部门能够比较有效地开展移民登记和调查等事宜，在配合国际劳工局工作的问题上效率和积极性更高。而南洋地区地域广大，岛屿众多，民系复杂，本身管理难度就大，而殖民地政府主要精力在于攫取当地的经济资源，对于政权建设和移民行政事务的兴趣并不是那么强烈，所以统计的失业华工数据自然是敷衍了事。欧洲国家的华侨人口比较稀少，所以统计的失业华工也少。日本正在积蓄力量侵略中国，自然不会关心本土的华工失业情况，所以统计的失业华工数量也不多。

总结以上材料可以发现，其他地区的华侨经济发展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华商地域来源广泛，并积极建立商会应对风险。华侨商人来自中国多个省份，包括福建、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直隶等，不同地区的华侨商人在海外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商业网络和经济活动。二是他们在各地开设商会，加强团结与互助，以应对在异国他乡面临的各种挑战，同时商会的建立也提升华侨在当地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影响力。三是华侨经济在亚洲和欧美地区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在亚洲地区尤其是南洋地区，华侨经济事业发展较为成熟，华侨人口众多，经济实力较强。在欧美地区，虽然华商和华工也逐渐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群体，但相对而言经济实力和影响力较小。

[1] 佚名. 我国侨外华工的失业统计[J]. 东方杂志, 1935(20).

[2] 佚名. 美国华商大概情形[J]. 东方杂志, 1906(7).

[3] 佚名. 外洋各埠华商之近况[J]. 东方杂志, 1919(5).

[4] 佚名. 秘鲁华侨之商务[J]. 东方杂志, 1909(9).

[5] 佚名. 各地华侨近状[J]. 东方杂志, 1909(9).

二、华侨人口数据

民国时期，海外华侨人口规模持续增长，至一战爆发前总数几近 800 万人，规模蔚为大观。同时，华侨人口呈现出持续流动的特点：一方面，国内战乱、经济困顿等因素促使更多人选择出国谋生；另一方面，海外华侨也在不断地进行内部流动和迁徙，以适应不同的生活环境和发展机遇。海外华侨人口的这些特点，不仅反映了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华侨群体的生存状态，也为后来的侨务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一）世界各地的华侨人口总数

部分研究者统计了世界各地的华侨人口数目。如 1907 年的《华侨人口》栏目指出：“海外华侨共计 8955889 人，其中：泰国 2705000 人，日据台湾 2250000 人，马来半岛 1023000 人，爪哇群岛 280000 人，香港 314000 人，美洲 272829 人，法属越南 197300 人，缅甸 134000 人，菲律宾群岛 83000 人，澳门 74560 人，俄国（亚洲部分）37000 人，澳大利亚 30000 人，日本 17000 人，韩国 12200 人，非洲 7000 人。”^{[1] (P510)} 这一数据是关于海外华侨人口总数的最早数据，指出当时海外华侨已接近 896 万人。只是由于当时我国的台湾、香港、澳门三地都处于外国统治之下，所以数据中把这些中国人也计入了华侨人口，统计标准不够严谨。同时，各地的数据大多以千或万来计数，应该是来自当地侨领的估计数字。

1912 年的《华侨调查纪》发布了一组更加精确的数据：“华侨人口：英领阿非利加 1827 人、新西兰 2797 人、坎拿大 4016 人；缅甸仰光 30207 人、卑南 65295 人；俄国新旧两京（即圣彼得堡及莫斯科）225 人、海参威 21277 人；法领印度 159000 人；奥领 38 人；比领 112 人；和领 18588 人；日本长崎 1205 人、横滨 3599 人、神户 2878 人、大阪 303 人。”^{[2] (P28)} 这一组数据明显不全，只涉及了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华侨人口，总数才 31 万出头。并且数据也是“丰俭由人”，一些地方的华侨人口数据精确到个位数，应该是来自当地政府移民部门通过出入境执照或手续得来；一些地方的华侨人口数据只能统计到千位数，明显来自估算。

1913 年的《中国侨民之统数》则得出海外华侨共计 542 万，“华侨共计 5422432 人：香港 307388 人，南洋诸岛 1360500 人，新嘉坡 300000 人，暹罗 1400000 人，马来半岛 530000 人，法属印度 190000 人，英属缅甸 170000 人，澳洲 140000 人，纽芝兰 2500 人，美国 90167 人，坎拿大 17043 人，墨西哥 2834 人，秘鲁 45000 人，檀香山 5000 人，西伯利亚 500000 人，南非虎代坡 12000 人，南美中美 130000 人，散处世界各地 200000 人”^{[3] (P47-48)}。这次统计依然把我国的香港纳入，但没有包括台湾和澳门，统计标准依然粗糙，进步之处在于加上了对散处世界各地的华侨人口的估算，并将其估计为

[1] 佚名. 华侨人口[J]. 东方杂志, 1907(10).

[2] 佚名. 华侨调查纪[J]. 东方杂志, 1912(3).

[3] 佚名. 中国侨民之统数[J]. 东方杂志, 1913(12).

20 万人。

1928 年的《海外华侨最近调查》则指出，海外侨民共计约 800 万人，“其中 2/3 系从广州厦门出洋。在美国及檀香山者计 15 万人；在斐列滨者 5 万人；日本 3000 人；荷属东印度 2805000 人；安南 13 万人；西伯利亚 27000 人；澳门 71000 人；澳大利亚 25772 人；马来群岛 903000 人；法属印度支那 102 万人；秘鲁 45000 人；高丽 15000 人；锡兰 2500 人；英国各属地（澳大利亚香港在外）444648 人；其他各国共计 82000 人”^{[1] (P49-50)}。可以发现，当时的研究者已经发现，华侨人口大部分来自广东和福建，从广州和厦门迁往海外的已经达到了三分之二。

1934 年的《旅外华侨统计》则收录了海外华侨人口的最大统计数据，这一次的统计（估算）数字已经达到约 1283 万人，“旅外华侨共 12825572 人：美国 74954 人；加拿大 45000 人；墨西哥 30000 人；古巴及西印度等 85000 人；秘鲁及南美各国 55000 人；檀香山 27279 人；菲律宾 84000 人；安南 480000 人；暹罗 2500000 人；缅甸 345000 人；英属马来及婆罗洲 2000000 人；荷属东印度 1233856 人；澳大利亚及太平洋群岛 45000 人；日本 25936 人；朝鲜 91500 人；台湾 3400000 人；南非洲及马达加斯加等 17600 人；香港 825645 人；澳门 119875 人；欧洲 15000 人；苏联 300000 人；巴拿马及中美各国 25000 人”^{[2] (P74)}。可以发现，在苏联和欧洲地区的华侨人口快速增加，当然，这些数据明显来自估算。由于这个数据过于大额，因此精确度存疑。

同年晚些时期发布的《海外侨胞之统计》统计了 59 处华侨人口的侨居地，将海外华侨人口的总数定为约 784 万，其中“美国 74954 人；加拿大 42100 人；墨西哥 25000 人；秘鲁 57004 人；智利 2700 人；巴西 820 人；阿根廷 600 人；哥伦比亚 1000 人；委内瑞拉 2826 人；中美洲各国 94000 人；西印度群岛 36400 人；德国 1800 人；法国 17000 人；英国 8000 人；南洋葡属帝文 3500 人；南洋荷属东印度群岛 1232650 人；南洋英属北婆罗洲 75004 人；南洋英属马来群岛 1709392 人；暹罗 2500000 人；印度 15000 人；越南 381417 人；缅甸 193598 人；朝鲜 303 人；日占台湾 46691 人^[3]；日本 20074 人；南非洲 4500 人；新西兰 2854 人；澳大利亚 15500 人；印度洋各岛共 5000 人；菲律宾群岛共 100500 人；太平洋各小岛共 1200 人；檀香山群岛 27179 人；立陶宛 7 人；芬兰 7 人；苏俄 151500 人；丹麦 900 人；挪威 3 人；瑞典 130 人；土耳其 7000 人；南斯拉夫 37 人；保加利亚 7 人；罗马尼亚 4 人；瑞士 149 人；意大利 274 人；匈牙利 49 人；奥地利 98 人；捷克斯拉夫 250 人；波兰 139 人；比利时 550 人；荷兰 8000 人；葡萄牙 1200 人；西班牙 90 人；卢森堡 52 人；拉多尼亚 2 人；爱沙尼亚 3 人；大泽地 500 人；佐市治 2300 人；埃及 75 人；香港 825645 人；澳门 29875 人”^{[4] (P27)}。这一数据，是《东方杂志》发布的最后一期海外华侨人口的总数统计数据，也是相对而言最精确的一

[1] 佚名. 海外华侨最近调查[J]. 东方杂志, 1928(6).

[2] 佚名. 旅外华侨统计[J]. 东方杂志, 1934(1).

[3] 注：原文为 46691 人。1907 年第 10 期《华侨人口》记录台湾人口为 225 万，1934 年第 1 期《旅外华侨统计》记录台湾人口为 340 万，此处记录仅有 4.6 万余人，不在一个数量级，疑有误。

[4] 佚名. 海外侨胞之统计[J]. 东方杂志, 1934(17).

次，成为华侨人口研究中的重要参考数据。

综合以上数据，可以制作各地华侨人口的历年人口数目。表 1 展示了亚洲地区各地的华侨人口变化，从中可以发现，在俄国（苏联）的华侨人口变动最大，特别是 1934 年发布的两次统计数据，相差一半左右。日本的华侨人口相对稳定，在 1.7 万人到 2 万人之间。朝鲜半岛的华侨人口逐渐减少，从 1 万多人减少到 300 人左右，推测其原因，在于日本占领朝鲜半岛后，推行“日人殖鲜，鲜人殖满”的殖民政策，华侨在当地生活不易，大量减少所致。

表 1 亚洲地区（除南洋外）各地华侨人口历年变化 单位：人

	1907	1912	1913	1914	1928	1934
俄国（苏联）	亚洲部分 37000	新旧两京 225 人、海 参 威 21277	西伯利亚 500000	西伯利亚 37000	西伯利亚 27000	300000 (151500)
日本	17000	长崎 1205 人、 横滨 3599 人、 神户 2878 人、 大阪 303 人		17700	3000	25936(20074)
土耳其						(7000)
朝鲜半岛	12200	15000			15000	91500 (303)
斯里兰卡					2500	
印度						(15000)

注：《东方杂志》1934 年第 1 期和第 17 期均刊载各地华侨人口数，数据有所出入，其中括号内为第 17 期刊载数据。表 2、表 3 同。

同样，可以做出美洲各地华侨人口的历年变化表，如表 2 所示。可以发现，加拿大的华侨人口快速增加，从 1921 年的 4000 人出头，上升到 1934 年的 4.2 万人，13 年里增加到原来的十倍。美国的华侨人口则先上升再下降，其中夏威夷的华侨人口稳定在 2.7 万人左右。秘鲁的华侨人口相对稳定，在 4.5 万人到 5.7 万人之间。

表2 美洲各地华侨人口历年变化

单位：人

	1909	1912	1913	1914	1928	1931	1934
加拿大		4016	17043	12000			45000 (42100)
美国			90167	150000	150000 含夏威夷		74954
夏威夷			5000	27000			27279 (27179)
墨西哥			2834			50000	30000 (25000)
古巴				10000			85000 含西印度群岛
秘鲁	45000		45000		45000		秘鲁及南美各国 55000 (57004)
巴拿马及 中美洲							25000
智利							(2700)
巴西				20000			(820)
阿根廷							(600)
哥伦比亚							(1000)
委内瑞拉							(2826)
中美洲 各国							(94000)
西印度 群岛							(36400)
南美中美			130000				

(二) 南洋华侨人口的专门统计

南洋地区是我国华侨集中最为密集的地区，也是学界研究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1909年的《爪哇华侨近状》指出，爪哇岛的华侨就接近60万^{[1] (P67-69)}。但到了1917年则下降到295193人，不到30万人^{[2] (P162)}。根据1917年的《非立宾之华侨》统计，菲律宾华侨人口约为6万—7万人^{[3] (P162-163)}。同年

[1] 佚名. 爪哇华侨近状[J]. 东方杂志, 1909(9).

[2] 佚名. 爪哇华侨最近调查表[J]. 东方杂志, 1917(12).

[3] 佚名. 非立宾之华侨[J]. 东方杂志, 1917(5).

对玲沙埠的华侨人口统计发现，当地华侨约 8000 余人^[1] (P178-180)。

1917 年的《南洋华侨经济上之势力》指出，南洋地区的华侨人口已经超过 400 万人，占全球华侨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一半。“南洋各地华侨总数超过 400 万：英领香港 254187 人，海峡殖民地 269843 人，马来联邦 433244 人，开兰丹约 1 万人，凯潭 33746 人，泼罗里斯 1627 人，英领北白罗南濠约 12000 人，沙拉哇子 45000 人，荷领东印度 563000 人，菲律宾岛约 4 万人”^[2] (P197-198)。这一数据包括了香港，但不包括澳洲。而根据次年《南洋华侨与金融机关》发布的数据，南洋华侨人口总计 3484076 人，“其中泰国 1264744 人，越南 200000 人，海岛殖民地 369843 人，马来联邦 546040 人，爪哇 295193 人，斯马多拉 130455 人，些列北斯 14121 人，和鲁匿痾 55522 人，盲卡 43723 人，利可 18491 人，兰领诸岛 5944 人，德领诸岛 80000 人，缅甸 120000 人，菲律宾群岛 200000 人，澳洲 140000 人”^[3] (P163-165)。这一数据比上一年发布的少了 52 万左右，并且不包括香港，但是把澳洲的华侨人口也计入在内。

综合这些数据，可以发现民国时期虽然对于南洋地区华侨人口的统计口径并不一致，包含的区域也不尽相同，但总体来说，民国时期南洋华侨人口总数在 348 万到 400 万之间。如表 3 所示，法属印度支那三国（越南、柬埔寨、老挝）的华侨人口稳步增加，从 1912 年的近 16 万增加到 1928 年的 102 万。单独从越南来看，华侨人口则呈现出较大的波动，从 1907 年的近 20 万人，减少到 1928 年的 13 万人，再增加到 1934 年的 38 万到 48 万之间。这一波动，也和当时统治越南的法国当局几次排华浪潮有关。缅甸的华侨人口也同样呈现出波动趋势，在 1934 年稳定在 19 万左右。马来半岛、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的华侨人口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而泰国的华侨人口则出现较大的波动。需要注意的是，泰国的华侨人口，在泰国政府推行的同化政策下，不少已经加入泰国国籍，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归入泰籍华人，但民国政府忙于应对日本入侵和国内军阀问题，对于海外中国移民的国籍问题采取的是相对宽松的态度，实际上默认了双重国籍的存在。

表 3 南洋地区华侨人口历年变化 单位：人

	1907	1910	1912	1913	1917	1918	1919	1928	1934
印度支那			159000	190000				1020000	
越南	197300					200000		130000	480000 (381417)
缅甸	134000		仰光 30207	170000		120000	200000		345000 (193598)
泰国	2705000	1500000		1400000		1264744			2500000

[1] 佚名. 玲沙埠华侨之状况[J]. 东方杂志, 1917(10).
[2] 佚名. 南洋华侨经济上之势力[J]. 东方杂志, 1917(5).
[3] 佚名. 南洋华侨与金融机关[J]. 东方杂志, 1918(12).

续表 3 南洋地区华侨人口历年变化

单位：人

	1907	1910	1912	1913	1917	1918	1919	1928	1934
马来半岛	1023000	903000		530000	433244	546040		903000	2000000 (1709392)
北婆罗洲					12000				(75004)
菲律宾	83000				40000	200000		50000	84000 (100500)
印度尼西亚			18588		563000			2805000	1233856 (1232650)
砂拉越					45000				
苏门答腊						130455			
加里曼丹					10000				
爪哇	280000				295193	295193			
新加坡				300000	269843	369843			
荷属诸岛						5944			
德属诸岛						80000			
萨摩岛							3000		
葡属帝汶									(3500)

注：1909年第9期刊载的《爪哇华侨近状》指出，爪哇华侨近60万。因是估计数，故未列入表中。各期统计材料所指爪哇，有的指爪哇主岛，有的泛指爪哇群岛，因文章未明确区分，列入表中数据仅供参考。另外，因当时对地名翻译未做统一要求，故存在一名多译现象，如“斐列滨”“非立宾”，本文做归并处理，其他地名翻译同理。

（三）其他地区华侨人口的统计

南洋地区和泛亚洲地区，是我国华侨移民迁入的主要目的地，自然赢得了学界最多的关注。此外，相关研究对其他地区的华侨人口也有零星涉及。如根据1904年的《侨民商业志要》披露，澳大利亚当地政府统计的华侨人口，光绪十七年（1891）为38011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统计为29907人，

华侨人口减少的原因在于澳洲政府出台了禁止华人移民的条例^[1](P142)]。1909年的《澳洲华侨近情》发布数据,澳洲的达希得(大溪地)的华侨总数共1400人,主要以经商为业^[2](P76-77)]。1919年的《外洋各埠华商之近况》简要介绍了个别地区的华侨人口数目,“缅甸约20万人,澳洲约3万人,德属萨摩岛近3000人,美国纽约有1万多人,加拿大多利温哥佛二处各有2万余人”^[3](P209-211)]。这些零星记载,大多是国内人士在海外访学或游历过程中发回国内的零星报告,但聊胜于无,积累这些统计数据,再结合其他史料,庶几可以为之后的研究奠定一些资料基础。

总结以上材料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华侨人口发展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华侨人口持续增长,并在不同地区间频繁流动,以适应生活环境和发展机遇的变化。二是地区分布集中性与多样性并存。华侨人口主要集中在南洋地区,但也广泛分布于美洲、欧洲、非洲等地,显示出华侨移民的全球性。不同地区华侨人口的数量和变化趋势各异,反映了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华侨移民的影响。三是社会背景对华侨人口具有重要影响。民国政府对于海外华人的国籍问题采取相对宽松的态度,实际上默认了双重国籍的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华侨人口的统计和认同。

结 语

通过对民国时期《东方杂志》中刊载的华侨经济与人口数据的辑录与分析,揭示了这一时期海外华侨的经济状况和人口分布特点。当前相关研究对这些数据关注还较为有限,暂无专人予以整理。在《民国人口户籍史料汇编》,以及《民国期刊资料分类汇编》系列资料汇编中,对于这部分资料要么没有收集,要么只是简略介绍。本研究的初步整理,有助于认识民国华侨的经济状况和行业分布、人口结构与地域分布,可与官方的经济与人口统计数据相互印证与对比,加深我们对于华侨经济史的理解。同时,对促进我们认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的经济社会历史背景,进一步发挥华侨华人的经济事业优势,促进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和借鉴价值。展望未来,华侨经济与人口的研究应继续深化,以更全面地揭示华侨在世界经济与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

首先,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拓展数据来源,不能局限于《东方杂志》等综合性期刊,还应广泛搜集各类档案、地方志、海外华人社团的史料等,以形成更为丰富和全面的华侨历史数据库。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技术,可以更精确地描绘出华侨经济事业和人口分布的时空演变,揭示其背后的历史动因和社会机制。其次,华侨经济与人口的研究应更加注重跨学科合作。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将为华侨研究提供更为广阔的理论视野和方法论支持。例如,经济学理论可以用于分析华侨经济的运作模式和市场影响,社会学视角则有助于理解华侨社群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认同,而人口学方法则能更科学地预测当代华侨人口的发展趋势。最后,华侨经济与人口的研究还

[1]佚名.侨民商业志要[J].东方杂志,1904(11).

[2]佚名.澳洲华侨近情[J].东方杂志,1909(9).

[3]佚名.外洋各埠华商之近况[J].东方杂志,1919(5).

应加强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在全球化的今天，华侨华人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和纽带，其经济活动和人口流动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应关注华侨华人在“一带一路”倡议、全球产业链重构、文化交流互鉴等方面的作用，为政策制定和国际合作提供智力支持。

华侨经济与人口的研究，有助于增进对海外华人的理解和尊重。通过深入挖掘华侨华人的历史贡献和文化遗产，可以增进国内外对华侨华人群体的认知和认同，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研究华侨经济可以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战略提供历史借鉴。华侨华人在海外市场的开拓和经营经验，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华侨人口的研究对于制定合理的移民政策和人口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了解华侨人口的历史变迁和现状特点，可以为政府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移民政策和人口发展战略提供决策依据。

总之，华侨经济与人口研究是一个复杂而广阔的领域，需要学者们不断深耕细作、开拓创新。通过拓展数据来源、加强跨学科合作、关注现实问题，我们可以更全面地揭示华侨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为现实社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同时，这一研究也将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增进对人类多元文化和全球共同体的理解和认同。

（责编：唐越）

The Compilation of 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Data of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Bas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s from Eastern Miscellany

Xue Qixin

Abstract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out of concern for the issue of overseas Chinese, some researchers organized or evaluated documents and archives in various regions, forming research articles or data sets on the economic undertakings,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population, labor force, and other aspects of overseas Chinese, which were subsequently published. By reviewing all the articles of the largest comprehensive journal at the time, The Eastern Miscellany, over a period of 45 years, 9 articles related to economic data of overseas Chinese and 16 articles related to population data of overseas Chinese were sorted out. These materials help us understand the economic status and industry distribution, as well as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They can be mutually confirmed with official 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data, deepen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history of overseas Chinese.

Key words Republic of China Literature Overseas Chinese Economy Overseas Chinese Population Eastern Miscellany